

## 相 遇

一切归于平静了。

第一次到达峰顶的欣喜正在退去，苦涩的等待状态即将返回，重新占据生活中的无数空隙。不过，即使空虚依旧回来控制一部分生活的状态，根本的改变已经发生了。曾经是模糊稀薄的信念和勇气清晰并强大起来，它们会阻挡那些失控的坠落。

这扭转并非来自奇迹和侥幸，它来自一部影片、一次聚会，来自一些普通的现实事件和与其他生命的相遇。这时，个人与个人的记忆与感知力相融合，让各自的生命不再渺小无着。彼此交换的生命能量，让我们看到了被琐碎生活遮掩的、来自更加广阔世界的启示。如此充盈了幸福的相遇，令我从心底感谢命运的宠爱上了。

无论经历怎样艰辛的磨练，当我们将对生命的感受真诚地表述为一个作品时，哪怕它稚嫩、单薄，但它开启了日常生活中被遮蔽了的通往其他心灵世界的旅途。在我们交流着共通的感受时，孤独便消隐下去。当我们交换了各异的感悟后，以往沉睡的爱被激发出来，超越了自恋，上升为对全体生命的爱。一种纯净至福的行动愿望激荡充盈，引我们前行。

总是会想起多年前在西藏的夜行——

长久行车的颠簸后，幻觉出自己以固定的坐姿在贴近地面的空中向前滑行。眼里的黑暗会让人忘记那些空旷、起伏的自然之貌，它存在于阳光下，存在于这一时刻的感知之外。

车灯在前方将一些重复的影子照出来，两条模糊难辨的车辙，始终在不远的前方摆动着、后退着。似乎还有些枯草杂石，似乎还有其他的什么。

黑暗中，停止交谈的同伴是睡是醒？那个如星般的灯光曾引起的喧动在心底早已退尽。或许，他也同样地在想象着那个古老的木质的驿站：炉火、蒸汽、注视和低语。空气里弥散着旅途间歇时所独有的轻盈和温暖……

在驿站的灯光出现前，长久逗留在黑暗与寒冷中，绝望一定产生过的。我清楚地记着站在无底黑洞边沿的情形，几乎就在昨天。

为什么要去观察记录别人的生活呢？放弃了自己那些斑斓的幻像，被那些在贫瘠土地上、在‘简陋’精神世界中生存的人所制约，我找不到以往的创造与发现的激情和喜悦呀。这样想的时候，安总是成了我唯一的‘障碍’。

这时，我们一同从西藏的温暖记忆里走出来很久了，我们在陕北荒寂的黄土坡上漫游时的迷惘也已远去，我们离开了各自的村庄返回并囚禁在了自己远离都市的居所。我们在封闭的空间里彼此依偎，好像漂在冰凉的水面，丢失了船桨。

唯一可以等待的似乎是一个‘意外的机遇’，得到继续拍摄的经费，或是什么人的鼓励。到后来，令神经绷紧的电话铃声不再响起，信箱里满是灰尘。我们被世界遗忘了。

多年前，在那个潮湿的小黑屋里，那颗青年的心在爱情的热烈幻想与孤独的无奈中，被那般无情地揉捏过。一次次，在自怜中昏睡去，却始终无法走到阳光下，进到可以寄托希望的人群里。是本性慵懒吗？也许更是出于对现实的恐惧？

本能地拒绝任何为媒体拍摄来换取经费的方式。有时候，看到安的努力一再被中止了，会残忍地私下里庆幸。不想被他们的程式异化，贫穷是创作的良药……在所有的借口外，真正的缘由或许是出于对自己‘柔弱’的幻想世界的保护。那些已经稀薄起来的激情和幻想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会如同遇到炭火的冰雪。长久来，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藏在自己也不愿挖出的地方，等待着什么。

编辑完成的影片，甚至被自己也忘掉了。许久后，即便经历了云南之行，也没能改变

自己对它的淡漠。

“这个片子是残疾的”！安看过初编版后的断言令我无话应对。

“去补拍或者放弃”。

补拍？我不禁又想到那个长长的上坡路。坡底是县城的外缘，坡顶后是雷家所在的村庄。

拍摄的最后一段，我住到县城租来的房子里。慢慢地减少着去雷家的次数。

那个坡路很像一个跷跷板，走到顶点时就会坠到底。

那源于他们的绝望所产生的沉重——无穷尽的、重复的沉重。而我缺少他们那样时时刻刻与绝望守候的勇气。

在与他们同患难的意愿被激发出来前，幻想尚有生长的空间。那是邂逅不久常会出现的，轻盈地遐想，由着熙冠的视点引发的想象。他的敏感与重情义似乎超出了同龄的人，只是被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。于是，在脑海的银幕上我看到：

他的视线移出竹车，转过空的门框，穿过院子，来到街上。镜头在模拟着他第一次独自行动时的欣喜，对街上那些茫然不觉的村人招呼着，对着树上的鸟呆望着……

他看到在上学路上背着大书包的妹妹。或前或后在她身边奔跑着，再远远地看着她走近……

操场上，穿得五颜六色的孩子们在叫嚷着游戏。两个男孩开始推搡，其中一个从石阶上跌下来。血从鼻子里流出来，和着圆鼓鼓的脸上的泥土和眼泪，站在无声围观的圆圈中心……

铃声刺耳响起，操场上忽然空空荡荡了。一排排长的灰色平房是课堂吗？一条裂痕从窗玻璃缺角的一边伸到另一边。这个教室怎么不像其他的那么安静？两个穿白上衣的女孩站在课桌前，手里的纸螺旋桨一次次从高处旋转落下。一阵轻微的骚动，在进来的老师严厉的目光注视下，女孩子低垂的脸快贴到桌面了……

沙坑边有一弯曲的队伍，前面的孩子跑起来，越过挂在两个直立木杆中间的软绳。奔跑，脚下坚实的土地在快速向后移动着。孩子们压低了的惊呼声在身后响起来。跳起来了，在他们难以抑制的哄笑里缓缓地向上升起。一个男孩倒在沙坑边了，视线却依然向高空上升着，直到一切都小得无法辨别……

这真的是他内心的景象吗？躲避了繁重学习的压力、长辈的责难和交流中的磕碰，真的会让他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做个被人宠爱的孩子，为此庆幸吗？他看到的世界究竟怎样地在吸引着他……

在我还未找出与他的交流方法时，他用那次少有的病情恶化来告知我了——我险些因沉湎于玩味这种没有土地根基的想象，而错过了与他们的相遇。

因家人染疾不得不在相识两个月时离开。那时，他们的生活如同入定的僧人，看不出未来将展开的形态。

穿过破旧院门，返回时，期待着又听到熙冠欣喜的声音。他无声躺在父亲的怀里，在门前的台阶上，双腿与承托他的人一起凝固在那儿。我的笑容在面前这个男人断续的、几近哭泣的叙述里，被艰难地抹去了。

他们的孤独无助似乎唤醒了我的爱情。我渴望与他们分担那些恐惧和沉重，躲在沉默的摄像机后祈祷着来自无论何方的援助出现。然而，这陌生的苦难持久得令我的爱情难以维系。以往的从容体验早已消解，思考的习惯在尚未形成前就被中止了。

逃离？

父亲，可以回到剪纸的世界里；妹妹，可以回到学校的伙伴中；爷爷，始终留在他和牲灵呆的地方；亲朋和村人，要回到自己的烦愁、痛苦中；母亲呢，去了哪儿？在极度痛

楚后的麻木里吗？熙冠呢？去哪儿呢？他有选择的自由吗……

这些仅仅是在编辑时才开始的思考，已于事无补了。手持摄像机时，表达的愿望为何那么空泛。只是习以为常地去寻找他们生活中的‘戏剧性’，那是当时自己仅知的在解说、采访方式之外的影像表达。

我离开了，因为没有‘戏剧’发生的迹象，也无法去等待用一个生命来换取那样具有观赏性的‘戏剧’。死亡曾如此地迫近，我猜想在那一刻自己会无力启动摄像机。

即使站到空荡的院子中央，依旧会为强烈的绝望而感到窒息。熙冠在身后空旷的房里抽搐，泣不成声。惊讶地看到了痛苦的表情在到达绝望顶点后的转变。母亲与女儿说笑着在熙冠眼前做着游戏，父亲和女儿则在他的呻吟里高声唱着，直到歌本翻到最后一页。我惊异又难堪地通过镜头看到了熙冠被病痛扭曲的脸，内心唯余困惑——他们在嬉戏和歌唱里似乎忘记了初衷，有了些残忍的意味。很久后，在经历了失去至亲的遭遇后，忽然理解了他们在刺痛、麻木之后，蔓延在看不到尽头时间里的另一种苦痛。

那种痛感在又一次与影像重遇时令我陷入执着。既然记录了这样的真实，我该原本地把他们的绝望转达给观众啊。于是，一次被深刻记忆的观影经历出现了。那个人的反映令我如身险刺丛。为屏幕上变形的脸孔感到被出卖的屈辱，更为自己的懵懂而无地自容。

那些密不透气的影像，如同无数撞针在接连不断压迫着神经。它的力量足以打倒任何现场的观者。那力量出自绝望，在现实中正随处生长着。难道真的有必要在整理后重演出来吗？除了达到让观众‘震撼’的目的之外呢？没有希望、没有救赎，没有一个人表达出要摆脱这个地狱的意愿，也没有任何哪怕微弱的声音去诘问苦难的缘由。当焦点固定在对苦难的重现中时，影像竟变得如此面目狰狞起来。

在云南的影展中看到那部影片。一个善良的人即将死去，那些被各种利益欲望驱使的人在四周蠢蠢欲动。哪怕是不经意的安慰都难得一见，我开始怀疑这个由人组成的世界，怀疑制造这样影像的企图。剧院中的氧气似乎竭尽了，听不到呼吸声，也感觉不到其他生命的迹象。我逃了出去，而外面的天空却是异样的阴沉。那时候，我已来不及庆幸自己最终没有踏入同样的歧途了。

“需要一丝希望，哪怕是漫长甬道尽头的一丝光亮”！

我愿意相信安的判断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哪怕微弱的希望该出现在哪儿呢？是我们无力发现，是被现实的残酷掩盖了，还是长久的失望令我们漠然了？

熙冠闯过濒死线是在数十天后。生命的奇迹没能带来任何改观，犹如一次宣告，继续隐忍地面对绝望吧，那个终点遥遥无期。

我的迷茫令影像中的他们失去了光泽。只好告诉安，我真的要放弃了。数十日里，开始拍摄新题目的念头却并未再次浮现上来。那些泪眼、僵硬的肢体和麻木的表情，在黎明的退潮声中依次淡去了。

时光总是会让珍贵的东西凸现出来的。现在，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。

重新坐到编辑机前时，那些影像四处散漫着的质地已不再来搅乱我了。前半部分因人物自身、影像自身的从容自持而拥有浑然天成的流畅，虽然难以延续，但并不因此欠缺什么。此前因沉浸于感受而丧失的思辨力，在安的帮助下重被启动。于是，他们本身拥有的可贵的品质浮现出来——那是在苦难面前，人的耐性，勇气和自尊。

然而，在惶惶然地完成了编辑后，对于这尊严的敬意并未清晰得可以表述出来。即便是在云南听到那些赞同话语后。

云南——第一次到达的一个驿站。

隐居中的倦怠、晦暗与那里舒适、敞亮的对比或许太过强烈，如久居暗室后突见阳光，记忆中全是些耀目的斑点。

如安所言，那是一次狂欢。意外的站到了人群中，那些新鲜的亲善与宠爱所形成的温暖感，却始终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恐慌。

第一次放映的时间正在不留情面地临近着。场灯会亮起来，面前会是望不到底的目光。而之前我们一直在黑暗里，不会被人这样注视……

用一扇门把自己与安隔开，对安不断的祈求中，惶惑地看到了眼里流出的泪水。直到独自留下后，思维才渐渐恢复过来。心里有些盼望着始终纵容我的安返回来，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，那个放映不存在了。不多的一点失落，很快消失在这个念头带来的松弛里。时间恶作剧般的缓慢，安会不会在这一刻忽然返回来，再次将我领向那个充满未知裁判的战抖里。如果我能一如故往，从未将一部作品完成过该多好啊。

以往的创作多是由激情发动起来的，一次次的地，在惯性的爆发消失的地方只留下些碎片。不会被察觉，也不会受到评判。那些幻想的片断始终会出现，于是感到安慰——还未迷失和也未背叛于自己初始的理想。只是它们越来越稀少，时光令达到那个理想高点的距离也愈发遥远了。

等待那个敲门声时，在难以平息的恐惧中，那些被漫长与琐碎的生活遮掩起的爱情醒来了。唤醒它的是安的一样巨大的恐惧、她一贯的坚韧和被初次感受到的牺牲。在幻想中，我带着安，飞回了竟会如此遥远的隐蔽居所。

这个密闭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没有电话和信件，极少听到发自安之外的声音。一次无意义的会面、一次平息下来的激动，都来不及在时间之绳上完成一个小小的扣结。

离开云南不久，那些激动与幸福感似乎也远去了。在巨大惯性带动下，恢复到原有状态的迅速令我们感到惊讶。一场突袭而至的大瘟疫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留下来，安催促我外出寻找拍摄地的声音很快从耳边消失了。

日复一日，在自我麻痹中逃避着内外交困的自责声。那种无法停止下来的对蛇尾的追逐，带着某些残忍意味。亲人的目光消失在黑暗里，那是自己不愿也无法看到的注视。

对纪录片艺术性的置疑几乎成为了抵抗来自安责问的盾牌。不行动、不作为，仅仅因为我在疑问之中。这样的借口很快的不攻自破，重复这样的辩解甚至令那微薄的自尊都难以承受了。

“我要回到写作的起点！”这是独处的借口，却与对纪录片的背叛并无差异。惊恐的发现，那些表达的渴望早已消失得没了一丝痕迹。

安在生存空间的另一端同样陷入痛苦中时，我们的绝望就如同那个跷跷板——一直坠谷底。

那渴望多年的写作状态，如此绝情地离我远去了。而来自安和母亲这两个唯一亲人的目光成了难以摆脱的影子。我错觉正是这些目光中的责备、哀怨令自己无法达到宁静。少年时数番离家远走前的冲动再次来临了。然而，那背叛——对亲人的爱情、对自己的理想的背叛后的失落如此强烈，竟有着隐约的死亡气息。那条看不远的道路依然被黑暗笼罩着，遍布荆棘。不过，穿越那些障碍后不再有可以憧憬的奇遇和一个赞许的眼神。

少年时的出走或许是出自对于生命无穷的好奇，以及对生活中的狭迫感的反抗。那时候，未来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的诱惑，让自己轻易地超越了内心的恐惧。而对家庭外部的恐惧，却随着年月在悄然增长着。更为致命的是信念的丧失，那个曾在最为孤寂中支撑过自己的理想，在过于长久的麻木里坍塌了。一切生活的磨难都是为了艺术创作积累的经验，无论这念头有多少自欺欺人的因素，在以往始终是对无法随世入流的安慰与骄傲。然而此刻，关于维生的茫然竟成了难以跨越的鸿沟。

在维生与艺术追求的选择面前我们从未有过迟疑和妥协。我们可以忍受远离艺术创作的状态，戴着日常的面具，却在私下里渴望着那个状态的来临。此时，即使用最为荒诞的行为来阻止思想的出现，对于艺术存在价值的疑问依旧会从缝隙里冒出来。

在一场人类战争或一次自然灾害面前，艺术的存在何等微弱。一个作品可以影响某个心灵短促的感受，在扭转那些灾难面前却彻底的无能为力。即便是这样的和平年代，在这个经济变革带来的巨大混乱之中，艺术更是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装饰品。

那个曾出现在我最后一次出走结束前的少年，最终没能成为出游的同伴。在父亲愤怒、惶惑的注视下，他的呐喊依然清晰：你们那些画家，那些伟大的画家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？他能让我们不再贫穷吗？能让我们得到幸福吗？

记忆里，艺术作品带来的激动或反思总是停留在孤立的场景、语境或旋律中。那些艺术家崇高的思想光辉，更多时候只是存在于交流的话语间。被认同的艺术家的数量，在时间之河的淘洗中精简着。而一部作品对于另一个心灵与命运产生影响的持久和深远，却始终是个疑问，并日渐加深了。与艺术作品间歇性的相遇犹如时光碎片里的光斑，在对生命有所置疑时，难以形成应有的能量给予我们必须的支持。那样的困顿中，不禁会问，我的存在真的有意义吗？如果抛开亲情、爱情的需要，真的会有另一个生命对自己的存在表达出哪怕微弱的挽留之意吗？

那一刻，看到自己站在无边的虚无中，就连黑暗隧道隐约的边际也消失了。

面对宗教的召唤，我出示了机缘未到的借口。而其他的召唤却没有随即出现。在这般绝境里，我依旧将门虚掩上，暗自相信那个冥冥之中的神灵总会降临。

爱情，甚至是亲情，是可以在神圣的艺术理想面前抵押掉的。幸好这始终只是向往而本性难以完成的牺牲。

安用牺牲我们的混合了亲情的爱情来交换我们的最后一次外出时，我迟疑了。那情形好像在复制去云南前的日子。

长久没有动作过的双腿载着空空如也的目光，在那个异国小城安适的陌生里漂游了数日后，那个神性的时刻终于如期而至了。

不知为何那个早上会在浴室里唱个不停？安一反常态将我丢在了另一个空间里。

一个人在空空的房里穿衣，一个人穿过空荡的建筑内部，一个人在雨冷人稀的街上行走时，我有些惶恐地想到了什么？

影院厚重的门在身后无声关闭，我坐到泪流满面的安的身旁。

剧场的幽暗里，那些陌生的日文字幕在她的静默中跳跃着来嘲笑我了。

片刻后，她温暖的体息传过来。被我带进来的慌乱，在渐渐趋近的呼吸节奏中平息了。于是，那些影像潮水般涌过来，覆盖了我的意识。

那是什么墙？我终于在这个间隙里跳了出来。

耶路撒冷？！

被黑色长衣围裹的众人四散在墙前，他们的右手贴在墙上，他们在祷告。

关于那古老的厚墙，关于那个城市、那个民族以及他们的宗教，我竟一无所知。

那个鲜艳色彩的长裙少女出现了！她望向我的目光中，是邂逅的迟疑还是某种会意的顽皮？微笑就那么悠悠地浮上来。

缓慢移下的镜头令我陡生了恨意。一瞬间，发现自己竟渴望永久地停留在对她微笑的凝视中，停留在满含了异性目光柔软的抚慰里。

她在缓缓地倒退。是仪式吗？在四周遍布的黑色雕像中，唯有她倒退的脚步因突兀而显得迟疑或坚定。

异教徒？她的行为该不会激怒那些虔诚的教徒吧。也许她只是个游客？或许……我被自己的忧虑搅得慌乱起来。

整个银幕上都是她穿在凉鞋里的脚，它们依次地向后方移动着——不，是飘动啊！没有丝毫停顿地，在云端，轻盈地飘动啊……

那样幸福的窒息了，又是那般幸福地流下泪来。

忧愁、猜疑竭尽化去了。在轻灵的意识里，在泪水的镜像中，又看到她那神秘的、天人般的微笑……

灯亮了，面部僵硬地向门外走。掌声终于在身后响起来，我和安同时返身冲了回去。

那个俄罗斯裔、以色列籍的犹太老人，没有银幕上的健硕和逼人气势。他的浅笑以及在站台口的姿态，似乎随时都在准备退回到身后的帷幕里。

泪水正要夺眶而下！这样陌生的情形令我惊恐万分。在如此众目睽睽下，在对一个作者的注视中，看到这样一个陌生的老人……陌生吗？此刻，我真的无法确定彼此的陌生。这样的泪水分明在告诉我，我们的生命在未被意识的过去、在可以预知的未来，曾经或将要交融。那是超越了被肉体所限定的亲情与爱情所能传达的感动和醒悟。那一刻，犹如返回了孕育中的母体，纯净的力量在四周绵绵不绝将自己向上托起，而那些来自苍穹的精气，沿着已然贯彻的天庭之路，同样绵绵不绝地传送下来了……

一个使徒，做一个如此的使者吧！当我们知道自己被选中时，心中的感戴无以复加。这个无法比拟的奖励，令心中的幸福醇厚而长久。

似乎为昭显这恩泽的宽厚，携带了奖励的使者络绎来到面前——一个擦肩而过的不明身份者，一个未来将携手同途的知音……他们来确认、来揭示那些影像中的诸多自己尚含混的指向，他们同时帮助我坚定着刚刚找到的艺术创作的信念。在他们真挚的目光注视下，被我小心藏匿的虚荣逐渐的化去了——那些出自本能的感受已被传达出来了，那些共通的对善良、光辉的人性的渴望让我们一起完善了这个作品。

第一个出现的人是吴乙峰。来不及听到观众的反映，他的手已搭上我的肩头。他在问：你要表达什么？我怔在那儿，忐忑地不敢立即回答。‘我看到了他们在苦难面前的表现出的尊严’！那一刻，对他的感激之情超过了之后他以各种方式传达来的鼓舞和友情。

然后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听到人们说：我感动于他们的坚韧和善良，我发现了苦难中的人可以这么优美，我甚至羡慕那个男孩可以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……一个激情的声音说：不再评论，我要行动起来，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……

他们在告诉我：是他们——那些出现在镜头前的人们将我带到了这里，是他们——这些热忱的观众让我更加看清了影像后面的真实。至此，我豁然领悟了在一部作品的旅程中的三次相遇：

那是与一个心灵的相遇——充满邂逅的喜悦，以及与另一个生命相互依偎的安慰。犹如一场恋情；

那是与自我的相遇——是对内心沉睡的蛮荒境地探索后的发现，拥有了修剪掉诸多人性弱点带来的困扰后的明朗和轻盈；

那是与众生的相遇——一次为进入共通的神圣精神境界的洗礼。

生命中还有着许多看似不期的相遇。

那一晚在居酒屋，在长条桌一端遥望与吴乙峰对话的白石夫人。恍然间，身后有一丝淡淡的却是强烈的气息传来。是小川的幽灵！尽管部分清醒的意识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觉，我还是看到了他静默的身影。努力地感知他的心境，企图参透他的意念，然而都是徒劳。目光中是白石夫人高贵的面容，耳畔是她悠缓的语音。忽然的，被生命与时间所造化的万般神奇所感动，心中满是有些酸楚的幸福在流淌。

更晚些的时候，听到了原一男关于真诚的话语：不要向他人刻意表达你的诚意，而是真诚地面对自己！

真诚地面对自己——那真的会如他所感受过的，暗如地狱？那样的真诚或许是与自身纠结的众多人性弱点作战的过程吧。该庆幸的是我们找到了一种修行的方式，艺术。在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，我们真正应当渴望的是发现内心隐藏的种种善恶，梳理并辨识它们。

让人们来参与到这样的探索中，放弃发现者易有的骄傲。之前漫长的孤独，似乎都是为相遇时的醒悟所作的准备。而身在无常命运之下从不枯竭的希望，也许是与生俱来的，婴儿般纯洁无畏的本能。

之后，在东京的上野公园，见到了那个会被我长久铭记的小女孩。

她站住时，那三个精灵装扮的少女停止了机械般的行进，游人们围拢上来。小女孩眼中闪烁着灵动的光彩，目不斜视地望着面前的少女。有那么一瞬，少女们似乎被她的神情迷惑住了，停止了早已排练好的动作。女孩有些迟疑地向前迈了一小步，紧接着后退了一步。精灵们被唤醒了，前后左右地在女孩身旁做出些费解的、舞蹈般的动作。

恐惧却在这时凭空袭来，如果这个离得很近的少女忽然转向了我，众人的目光在这个念头驱使下也随即转过来了。不清楚那些目光中会有怎样的含义，大脑里忽然空白了。微侧过头，安竟然未出现在视线里。那一刻，燥热的气息从每一个毛孔中蒸腾而出了。

欲转身离去时，女孩清明的目光又出现了。没有猜测中应有的胆怯和羞涩，心无旁骛地注视着面前的莫测的精灵少女。那个神秘的微笑一直挂在嘴边，没有一丝僵持。她又一次迈步向前，退回，再上前……在往复的移动中，迟疑的凝重渐渐消散了。很快地，女孩身体的摆动便有了精灵般的特质。甚至激发出了三个少女的轻盈，在厚重的脂粉下脸上现出心意通达后的微笑。

在这神启般的景象前，我再一次拥有了，失落在纯真岁月后的无所畏惧的勇气。

*沙青写于03年山形影展归来之后*